

# 古诗改罢自沉吟

刘摩河

够壮的？其实也不是。始作俑者，大概还是李攀龙。李氏《古今诗删》卷三二中，刘基的《薤露歌》就已经只剩这四句。清初朱彝尊编的《明诗综》卷三选此诗，一仍李氏删改之本。再到沈德潜，就不知道他是抄李还是袭朱了。

我这里改王绩之诗，只是为了好玩，可没有“创作”唐诗选野心。不过我有时也会为了别的目的删改古诗，比如教授。讲陆机，举一首他的《门有车马客行》：

门有车马客，驾言发故乡。  
投袂赴门途，揽衣不及裳。  
拊膺携客泣，怆论论存亡。  
亲友多零落，城阙或丘荒。  
慷慨惟平生，俯仰独悲伤。

比较一下曹植所作《门有万里客》：

门有万里客，问君何乡人。  
褰裳起从之，果得心所亲。  
挽裳对我泣，太息前自陈。  
本是朔方士，今为吴越民。  
行行将复行，去去适西秦。

诗风相去不远，都是建安慷慨之作。学生正在疑惑，老师不是刚讲古人批评陆机“用意排偶”“下笔芜杂”吗？这才将原作端出：

门有车马客，驾言发故乡。  
念君久不归，飘荡涉江湖。  
投袂赴门途，揽衣不及裳。  
拊膺携客泣，掩泪叙离亡。  
借问邦族间，怆论论存亡。  
亲友多零落，旧齿皆凋丧。  
市朝互迁易，城阙或丘荒。  
天道信崇替，人生安得长。  
慷慨惟平生，俯仰独悲伤。

于是何谓建安，何谓太康，曹植如何变为陆机，大家便一目了然。我也改过张协的《杂诗》其九。原作是：

结宇穷冈曲，耕藉幽藪阴。  
荒庭寂以闲，幽岫峭且深。  
凄风起东谷，有涛兴南岑。  
虽无箕毕期，肤寸自成霖。  
泽雉登垄雉，寒猿拥条吟。  
溪壑无人迹，荒楚郁萧森。  
投来循岸垂，时间樵采音。  
重基可拟志，回渊可比心。  
养真尚我为，道胜贵陆沈。  
游思竹素园，寄辞翰墨林。

这是典型的西晋诗风格，典雅骈丽，微妙繁冗。同时，“泽雉”以下六句，写景华净明丽，自然生动，又是典型的张协自家特色。钟嵘《诗品》称赞他“文体华净”，“巧构形似之言”，一点不错。这种写景的手法，以及结尾说理的方式，都为谢灵运所继承。后面讲谢灵运山水诗的来历就容易多了。然后我也改了改：

结庐在山隈，躬耕兰泽阴。  
荒庭寂以闲，幽岫峭且深。  
凄风起东谷，停云霭成霖。  
泽雉登垄雉，寒猿拥条吟。  
溪壑无人迹，荒楚郁萧森。  
投来循岸垂，时间樵采音。  
脉脉望春山，怀古一片心。

有些典丽之字改成平易之字，有些为了追求典雅效果而用典的、对偶句子或删或改，同样出之以平易。“泽雉”六句保留，一字不易。末尾说理的六句统统删掉，模仿陶渊明的“遥遥望白云，怀古一何深”，代之以“脉脉望春山，怀古一片心”，便有余韵袅袅，一往而深。问同学像不像孟浩然、韦应物，大家都点头（当然，同学们也许是出于好意，照顾我的面子，也可能是慑于我的淫威，顾念着自己可怜的绩点，这才点的头）。唐人精熟《文选》，道理何在，唐诗与六朝诗的关系，继承处、改易处，唐人又是如何融陶谢于一手的，似乎这样瞎改一通以后，更容易直观地传达给大家。一番瞎改，娱乐自己，有益（有害？）教学，似乎也不坏。

不过轻改前人诗作总是不够体面的，不论目的是选诗、教学还是娱乐。这里面多少包含着一点争胜的心理，要胜过前人，自己创作才是正道。改诗不是不能显示高明，但最好当面改了，被改的还服气。就像郑谷给齐己改了一个字，令齐己拜倒自说。否则欺负逝者不能起而反驳，自说自话，自高自大，未免胜之不武。所以我要向王无功、陆士衡、张景阳诸老表示忏悔。

再选诗改诗，在我看来尤其不可。改好改坏是一回事，尊重历史，尊重古人本来面目是另一回事。强人就我，欲以一己之审美整古诗之容，终究有点过了。

庄子讲过一个故事，有一位中央之帝浑沌，曾经热情款待过南海之帝儵与北海之帝忽，为了答谢主人，儵与忽决定为浑沌凿开七窍。二位爷雷厉风行，袖一挽，斧凿一扬，“日凿一窍”，七天之后，浑沌死了。真我不复存，可不是跟死了一般么。儵爷与忽爷，是不是让我们倍感亲切？他们行动的号角，并不只在选诗的时候才吹响。

我生来第一次看的电影，是我的母亲抱着我看的，但是电影的名字，已经忘记了。

我那时不知几岁，只记得自己是睡在一个木摇桶里，那摇桶我们称作“科桶”，我的姐姐，则睡在另一个大些的摇床里，她比我大两岁。这个电影，是在我们村东头的老柿树下放的，离我家屋子不远。我是第一个要求去看的，但因为小，怕吓着我，我的祖母没同意，并且我母亲也只能抱一个孩子，所以就是我姐姐去了。我的扫兴可想而知，但出人意料的，电影放到中间，母亲抱着姐姐回来了，姐姐还在哭，那是被电影吓的。电影是一部战争片。小的时候，我对姐姐总有些轻视，嫌她太弱了，我不但比她大胆得多，身体也要结实，见她回来了，又哭着，我心里很高兴，就再次要求去看，说我不怕的，最喜欢看打仗，祖母终于同意了。母亲又抱着我去，经过石头地，夜很黑，我听到那个放电影的发电机的声音，在隆隆作响，到了放映之处，也就是数百步，不知为何，母亲不肯再进正面看电影的人群中，而只是抱着我站在老柿树的背面看那个电影的幕布。所以，这个平生第一次看的电影，我只看了后半场，并且是从反面看的。

另一部电影，也是只记得一个镜头，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则是我五岁时看的。我的伯父有一个女婿，姓方，其家在方以智故里附近的浮山不远处，有一阵子，我总是跟着祖母去他家，住好几天。有时候，甚至我的祖母回去了，我还留在他家。看电影的那晚上，这个姐夫是把我坐在他肩上，即所谓的“架马肩”，去到五六里地外的一个村子，看那部电影的。“架马肩”时，小孩两腿向前分开，坐于大人肩膀，小孩可抱大人之头，大人则捉小孩之腿，以免倾跌。看电影时，从头至尾我都是这样坐法的，姐夫那时正当年轻，大概并不费力。那天晚上看的电影，也是打仗的片子，我所记得的，是有一个小八路，从敌人的马房解了一匹马，骑上就跑，后面的一伙敌人紧追不舍，使我着急的是，不知为什么，那个小八路骑在马上，固然那匹马跑得似乎非常之快，但看起来，却又是不断地在原地踏步，压根儿不移动，而同样奇怪的，是后面追他的人，也一直在后面追他不上。这就使我一面急，一面又大惑不解，那个心理和电影的画面，在记忆中极其深刻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也清楚不过。但整部的电影中，记得起的也只有这个镜头而已。

回去的路上，姐夫同他们村人一道，边走边说，我还是在他肩上，不知是谁，——现在想来，也许是我的那位堂姊，——说我记得很多谜语，于是大家便让我说给他们猜。但并没有人猜，只是不停让我说，旁边且有人在计数，一直到姐夫的村子，诸人作鸟兽散才罢。中间涉水过了一条小溪，我在姐夫的肩上，听见溪水的哗啦声，还有些担心，这也是记得的。那些谜语，是我的祖母平日所告，如打蒜子的：“弟兄四五个，抱着柱子坐。一旦要分家，衣服都扯破。”打补锅的：“家有长老，长老害病，一家人冷得饿得要命。外头狗咬，狗咬何人？狗咬名医先生。不要官药，不要民药，只要一纸膏药，里补外托。家去对你大嫂二嫂讲，不要叮当刮刮，叮当刮刮，老病就要发。”诸如此类。后来我长大了，上了大学，有一年的寒假，我又去到这个姐夫家，姐姐对我说：他们村的人，还记得那晚我说那么多谜语的事。

我小时觉得最好看的电影之一的，是万古蟾导演的《渔童》。我本来像许多人一样，以为那个电影叫《聚宝盆》，因为电影里的那个小孩，就是画在盆里的，但是搜检了网上，才知道不是的。电影里的小孩，特别的神气，在同为小孩子的我的眼里，那当然无比带劲了。电

# 记儿时看的露天电影

王培军

影拍于1959年，但我看的时候，已是七十年代中期，电影中的故事，那个盆中小孩的动作及样子，我大多还记得，就是放电影的那个村庄，那个晚上的夜色，看了电影后大家在回家路上的谈说，也是犹存于记忆，只是觉得遥远不可及罢了。

更晚一些而又更觉好看的，无疑是《大闹天宫》。《大闹天宫》是1964年拍的，是万古蟾的哥哥即被称为“大万老”的万籁天所执导，它的上映时间，第二次在1978年，我看《大闹天宫》，也就是这一年，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了。得知放这部电影的那个下午，我在家又叫又跳的，按捺不住。大闹天宫，孙悟空，一听这几个字，就让人兴奋不已。在那个时代，是没有小孩子不喜欢孙悟空的，也没有小孩子不对大闹天宫那一个故事，充满神往之情。只是说来好笑，电影中的情节，于我印象最深、看时也最为瞩目的，并不是孙悟空的变化神通，也不是他与各路大神的战斗，而是他在王母娘娘的蟠桃园里大吃桃子，并且可以将身子变小，躺在桃子上，尽情饱啖，而自在之极，那实在是最让我羡慕的事。也许，我小的时候是以吃为第一快事的，所以在看电影时，也就不由自主专注于此了。一切印象深刻之处，就是注意力专注的所在，注意力专注之处，也就是一个人的平生快乐之事。这是没有任何可以假借的。

但那时更多的电影，则是我们国内的战争片，如《蒙根花》《吉鸿昌》《从奴隶到将军》《济南战役》《智取华山》《曙光》等。看过的外国战争片，可能只有一部南斯拉夫的《桥》。《桥》是1969年的电影，我看的时候，可能是与《曙光》同时的，从打仗的角度说，《桥》是更好看的电影，因为特别的激烈，尤其那一段在河中心退却却与敌人互相射，持续时间之长，是那时所不曾见过的。

《曙光》中所记得的一个细节，是贺龙在前线指挥时，有一颗子弹飞来，射入他的军帽了，他摘下帽子，只见帽上打了一个洞，那真是危险，他却只用手指了打，笑骂了一句，那种满不在乎而视之的神情，便使我对他非常之佩服。看了那个电影，再加上我更小的时候，在一本伯父给的《革命故事》中所读到的“两把菜刀闹革命”的贺龙的故事，我便说要做贺龙。有一次，我生病了，母亲带我去看医生，那医生姓徐，是一位熟人，母亲和他说话时，带及此事，医生说：中国只有一个贺龙，你怎么做他？我不能接他的话，大是羞惭，心里怪母亲，为什么不连这个也说。那时我已八九岁了。《从奴隶到将军》是在我们学校旁边放的，名字就吸引人，更不必提它的故事了，其实在我小时，只要是打仗的电影，我都认为是好看的，我的伯父跟我有意见完全一致，并且凡是我认为好看的，他也都认为好。而不少电影，也正是伯父带着我去看的，像上面提的这些，都是。

小的时候，我对于戏曲类的电影，是压根没兴趣的，但也看了不少。有一次，我的伯父的大儿子，也就是我呼之为“大哥”的，对我说：今晚在某处放《女驸马》，可带你去看。我不知《女驸马》为何物，也没有细问，但听见一个

“马”字，就以为是打仗的，于是踊跃而往。等到看完了，也没见一匹马，只有唱来唱去的几个人，大失所望。那时我当然不能欣赏严凤英的唱，说来惭愧，就是到现在，我对于这些戏曲，也不能够欣赏，只是没小时那么讨厌它们罢了。我的伯父说，他年轻时在安庆看戏台上的严凤英，一脸的雀斑，并不美的。严演的《天仙配》，拍于1955年，比《女驸马》早了好几年，但我看的时候，反而是在《女驸马》之后了。那时是夏秋之际，我们那里有一个平底的大塘，是附近最大的塘，那一年干了，塘底极平整，仿佛天然的一个大广场，《天仙配》就是在那个塘底放的。远远来看的人，也许是千人，都站立在塘底。那晚看的电影，故事未必好，风味却佳绝，在所有的我小时看的电影里，大概这一回是最为别致的。几年之前，我因事回了一次老家，又见到那个塘，虽然已小于记忆中的，但仍然颇觉其大，不似别处的狭小。

那时看的戏曲电影，稍觉好一些的，是《穆桂英挂帅》。因为穆的那个扮相，比较的威武，她背插的四面靠旗，头上的长雉翎，都是我所喜欢的，而杨家将的故事，也是我从小熟知的。像《七品芝麻官》，在当时看来，却也是不喜的，但比起《女驸马》，又要好一些，那位芝麻官的白鼻子，实在是丑，看了不免讨厌，但他能摇他那帽子上的帽翅，使之动之不已，是有些好玩的，虽然也不得了不得的事。

看越剧的《红楼梦》，是在小学二年级，在我外祖家附近的一个村放映。在此之前，一次我和姐姐去外祖家，中午吃饭的时候，——我记得有青椒炒子鸡，可能是初夏——不知为什么，拌起嘴来了。这在小孩间原是常见的，但外祖母板了脸，不但加以呵责，并且说道：你们两个，以后都别来了。我想，不来就不来，这可没什么了不起的。那次的我外祖父应不在家，否则不至于此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不去外祖家了。奇怪的是，我的姐姐也从此不去了，姐姐并没气性，她比我要温和得多，她之不去，估计是见我不去，也就不去了。这样的差不多有一年。我们都不去，外祖母就不行了，又借口叫我们去，但被我几次峻拒了。但终于外祖母的机会到了，那就是她们那儿放电影了。是极好看的《红楼梦》。正好那时外祖村里有个老木匠叫王跛子的，在我家打椅子，早来晚归，他就为外祖带话，坚要我们去看这个电影。因为电影好看，在我那时，并不喜欢，既然大家说好，我也不能说不好。其实，中间有几个地方，我看了莫名其妙，有如丈二和尚。但这些都不要紧，重要的是，我和姐姐与外祖母言和了，消弭了“对峙”。此外我也记住了王文娟，也知道了徐玉兰，后来买过《越剧漫谈》的书，也是发源于此。

关于《红楼梦》的电影，那时还看过《红楼二尤》。我不记得是否杨小仲执导的那一部了，假如是的，那拍得就早了，我只记得其中有几句台词，是尤三姐对贾珍、贾琏兄弟说的：“你看你家三姑奶奶美不美？”二贾涎脸连不迭说：“美、美！”尤三姐又道：“你家三姑奶奶俏不俏？”二贾又答：“俏、俏！”

那时最不喜欢看电影，是著名的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。不用说，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，其片长达三个半小时，分为上下集，但我只看了上集，那时也只看了上集，是东村的人放的。电影里的镜头，记得起的很多，如张良良演说时在黑板徒手画地图，忠良的老父被日本兵在树上吊死，白杨演的素芬给小孩补裤子屁股那儿的破洞，还有那个王丽珍给她干爹打电话，嗲声嗲气。上集的后面，是屋外下着大雨，素芬和她婆婆在床上，屋里到处在漏水。这是人间的悲苦，看了让人抑郁难过。二十年后，我在电视上又看了费穆导的《小城之春》，那也是解放前的老电影，拍于这部的后一年，也就是1948年。当时是从中间看的，一直就看到了结束，毫不枯燥。有人称《小城之春》为银幕抒情诗，大概不算过分，从艺术上说，它们有可一之比，可以双峰并峙。但就是《小城之春》，我也不想看，因为故事太单调，而气氛又太抑郁了，就像我后来看过的美国米高梅公司的《十二怒汉》，也无疑是一部杰作，其匠心独运之处，令人叹绝，但同样也是看过就不想再看了。有时候，你所喜欢的，不一定就是你认为最好的，而你认为是好的，却又不一定是你喜欢的，人就是这样的矛盾。看电影是如此，读书也是如此，就是穿衣、吃饭及行事，也莫不如此。

那时的电影，是由各村子出钱，请县里的放映人员来放，所有的电影，都是在露天看的，看电影的人，也只是晚上跑路（但对我来说，也有因为夜黑路远而不被允许去看，因而错过的电影，如《黑三角》《保密局的枪声》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》《神秘的大佛》《画皮》等），自带椅凳，不必花钱买票。也就是说，那时的所有电影，无不是免费的。小孩子个子小，必须站在凳子上，才能看得到，所以往往要扛长凳。放映的时候，也有挑着甘蔗来卖的，边看电影边吃甘蔗，是司空见惯的事。但我家的家教严，从没有吃过甘蔗。有小包装的葵花籽卖的，又是晚一些时候的事了，那应该是1983年后才有的，那时已建了电影院，很少再露天放电影，看露天电影的时代从此过去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看电影也就少了，我所记得的，在电影院看的电影，有《西安事变》，有《四渡赤水》，还有潘虹主演的《杜十娘》。无论如何，这些电影的味道，在我看来总不及在露天里看的好，看电影前的买票之拥挤、喧嚷、争执，看电影时的屋子之窘狭、气闷，都使人生出不适，减损了电影本身的快乐。而城市的坏处，在电影院看电影时，我也初见了端倪。

英国的库柏说过，城市是人类造的，而乡村，则是上帝的手笔。是的，一切的筒朴之物，包括人和事，都是自然的初心。



集市（版画）邹达清

## 笔会 谈艺录



「文汇报」  
微信二维码

日间读诗，又读到王绩的《野望》：“东皋薄暮望，徙倚欲何依。树树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晖。牧人驱犊返，猎马带禽归。相顾无相识，长歌怀采薇。”诗是初唐名篇，盖诗风亲切，超出于六朝绮丽习气之外，又是成熟的五律，具有文学史的意义。但从前便觉得尾联意思拘泥，承接乏力，不能开拓意境，导致全诗韵味有些淡，这次再读，还是这个感觉。明人陆时雍在《唐诗镜》中许之为“朴茂”，其实朴则有之，茂便未必了。忽然间灵机一动，如果拆成两首五绝，诗味是否更浓些？一首是：

东皋薄暮望，徙倚欲何依。  
相顾无相识，长歌怀采薇。

四句皆“我”，远望、徘徊、四顾、长歌，不安之貌，可谓浓挚。另一首则全然无我，只是深静之景：

牧人驱犊返，猎马带禽归。  
树树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晖。

我调换了颌联、颈联的次序，是觉得牧人已返，猎马皆归，然后树树秋色，山山落晖，空寂寂寥之感，尽在风景之中，不必再直抒情怀。这样的《野望》二首并置，一浓一淡，一动一静，有我无我，互相映发，其效果是否好于原诗情-景-情的简单转换？

如此抖了抖机灵，便收获了一整天的欣然之喜外加自得得意，王无功先生地下有知，定然浑身颤抖。以我小抖，致彼大抖，思之又是一乐。其实王老先生未必会生气。他另有一首五绝《秋夜喜遇王处士》：“北场芸藿罢，东皋刈黍归。相逢秋月满，更值夜萤飞。”不是与我改的《野望》其二同一意境吗？而且四句两两对仗的写法也相同。所以老先生兴许还会因此浮一大白。

我这样改诗，并非什么创举，自古选诗家，常常一边选一边改，这是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常识。最著名的改诗之例，当属明代李攀龙选唐诗，将李白的“床前看月光”改为“明月光”，将“举头望山月”改为“望明月”，从此中国人三岁解吟的，竟是改作。再举个极端的例子，清人沈德潜《明诗别裁集》卷一选了一首刘基的《薤露歌》：

人生无百岁，百岁复如何？  
古来英雄士，俱已归山阿。

且评曰：“悲咽。”乍看诗不错，评得也不错。但这不是刘基诗的原貌。原貌如何呢？林家骊先生整理的《刘伯温集》卷十七有此诗：

蜀琴且勿弹，齐竽且莫吹。  
四筵并寂听，听我薤露诗。  
昨日七尺躯，今日为死尸。  
亲戚空满堂，魂气安所之？  
金玉素所爱，弃捐篋笥中。  
佩服素所爱，凄凉挂悲风。  
妻妾素所爱，洒泪空房牖。  
宾客素所爱，分散各西东。  
仇者自相快，亲者自相悲。  
有耳不复闻，有目不复窥。  
譬彼烛上火，一灭无光辉。  
譬彼空中云，散去绝余姿。  
人生无百岁，百岁复如何。  
谁能将两手，挽彼东逝波。  
古来英雄士，俱已归山阿。  
有酒且尽欢，听我薤露歌。

竟是从32句中选出4句拼贴而成的。句子还是刘基的句子，诗就不敢说是刘伯温的诗了。沈德潜胆子真